

1939—1941年 美国在华撤军问题初探^{*}

陈志刚 张秀梅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建议各交战国撤离在华驻军。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和意大利也收到了照会,但美国以一战成例和上海租界的国际性为由反对撤军。1940年6月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后,交战国在华驻军形成实际冲突的态势,日本再次重提撤军建议。此后不久,由于英国在华驻军的撤离和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在华军事当局殴辱美兵的行为不断升级,致使在华驻军越来越成为美国卷入中日战争的危险因素。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美国最终将在华驻军撤出中国。

关键词 海军陆战队 使馆卫队 炮舰 远东司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在华权益的扩大和外国侨民的持续涌入,外国在华军事力量的职能从“巡查贸易”^①为主发展到“常留军队,分保使馆”^②的新阶段,此一阶段一直持续至抗战时期中国废除治外法权方才结束。列强借助《辛丑条约》的驻兵权,以护侨为名,以相互间的“协商与合作”为原则,在中国持续推行其炮舰政策。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伴随日本侵华行径的扩大,列强间的协商机制走向瓦解。这使得列强在华驻军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外国在华之驻军已经成为国际上牵制日本鲸吞中国政策的因素”^③,于中国而言增添了些许积极意义。因此,抗战时期列强尤其是美国,对在华驻军撤退与否及撤退时机的抉择,便成为检视战时中、美、日三国关系的重要历史结合点,极

* 本文系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日战争背景下美国在华侨民及其保护(1937—1941)”(SWU1409443)和创新团队项目“抗战大后方研究”(SWU1709101)的中期成果之一。本文曾提交2017年6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对与会专家、学者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另外,感谢明治大学陈海懿和西南大学赵正超、张天力三位学友在日文史料搜集与翻译工作上的无私帮助。

① 如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就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中美《望厦条约》也规定,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56页。

②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最终决定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处地方可以留兵驻守。分别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7页。

③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考察。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却鲜有顾及。^① 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美国外交档案与其他相关史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平津和上海等地的撤军决策与行动做出梳理。在此过程中,将对诸如二战爆发对美国在华驻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英国撤军后美国对其在华驻军作何考量? 美国最终如何决定撤军并实施此一决策等问题给予详细的考证,以期从驻军的角度深化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一、1939 年日本刺激美军撤离中国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此为契机,以避免各方卷入为由,向英、法、德、波等交战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他们撤离其在华驻军:“鉴于近期欧战的爆发,日本政府打算避免卷入战争并且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出于此种目的,并鉴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形势的深刻关注。……日本政府建议交战国撤离他们在华的海军舰船和军队,日本当局将会竭尽全力保护交战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②

意大利和美国作为中立国,也收到了日本的照会。在给各国的照会中,日本政府同时声明:“帝国政府决定,采取不介入此次欧洲战事而专注于解决支那事变之方针。……对于那些对我方解决事变之目标造成阻碍的事态,帝国政府的方针是采取断然态度进行处理。”^③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通过美国驻日临时代办杜曼(Eugene Dooman)表明美国反对撤军的态度:“日本政府迫使英法在华驻军撤离的任何行动,都将被美国看成是日本借机清除西方在华势力的直接步骤,将会严重危害美日关系。”^④ 次日,赫尔又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堀内谦介,再次表示反对日本的撤军提议。在赫尔看来,欧战的爆发不能成为日本促使交战国撤退在华驻军的理由。赫尔以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例告诫日本大使,尽管当时日本也是交战国,但是各国并没有向日本提出撤离在华驻军的建议。此外,在同日本大使的会谈中,赫尔还着重强调了上海租界的国际性以及美英法等国对上海租界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并指出日本无权干涉包括驻军在内的上海事务。

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宣称他们在上海有优势或者处于支配地位。美国和日本一样,在上海拥有权益。各国的权益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上海是国际的上海。如果有其他

① 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外学者对美国在华驻军的研究,成果呈现两头多而中间少的特点:对早期和国民革命以及国共内战期间的关注较多,而对抗战时期的关注少。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 – 190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8); 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909 – 192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Dennis L. Noble,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 China, 1901 – 1937* (Ann Arbor, Mich.: UMI, 1989);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 S. Navy in China*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Chester M., Jr. Bigg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894 – 1942* (McFarland & Co Inc Pub, 2003)。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译:《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汪波:《一个在华驻扎 26 年的美军步兵团》,《安徽史学》1997 年第 1 期,第 95—96 页;王成勉:《美国军方对华态度溯源:第 15 步兵团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88—99 页;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安徽史学》2013 年第 6 期,第 22—30 页;唐军、陈志刚:《抗战爆发前美国对华北驻军撤驻问题的考量》,《西南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第 166—171;张维镇:《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美国青岛驻军政策》,《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97—107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Japan: 1931 – 1941, Vol. I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43), p. 9.

③ 「事變遂行の障害除去、英仏以下交戦国に申入れ、大戦不介入通告と同時に」、『讀賣新聞』、1939 年 9 月 6 日、第 1 版。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31 – 1941, Vol. II, p. 12.

国家被迫撤出,对美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可能会被迫撤出。美国不能也不会承认任何国家有强迫其他国家撤出上海的权力。最近几年,日本当局的很多做法使得美国在华权益受到损害,美国也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报复措施,美国不会允许日本损害上海港口的国际性质。^①

美国在上海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而关于北平和天津的驻军,赫尔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因为他认为平津驻军是按照《辛丑条约》牢固确立下来的,任何国家都不得侵害这一权利。^②

根据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统计,当时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华军队的分布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在北平有 162 人,在秦皇岛有 16 人,在天津有 111 人,在上海有大约 900 人。法国在北平有 43 人,在天津、山海关、大沽和秦皇岛有 400 人,在上海大约有 1070 人。意大利在北平有 37 人,在天津大沽和山海关有 150 人,在上海有大约 200 人。”^③英国当时在北平有 57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天津有 120 名,上海有 1570 名。^④ 美军除了海军陆战队外,当时需要考虑撤离的还有停泊在长江里的四艘炮舰:“吕宋”号 (Luzon)、“关岛”号 (Guam)、“瓦胡”号 (Oahu) 和“棉兰老岛”号 (Mindanao)。其中“吕宋”号是长江巡逻队的旗舰,通常停泊在上海。“关岛”号和“瓦胡”号通常在汉口附近巡弋,“棉兰老岛”号通常在广东。在重庆还有一艘“图图伊拉”号 (Tutuila) 军舰,但其可以暂时不用考虑撤退问题。^⑤ 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认为,相比于驻扎在城镇中的海军陆战队,这些炮舰能够快速自主转移,如果撤退的话并不麻烦,“这些在长江里的炮舰可以选择好的天气,沿中国海岸线前往香港,连同‘棉兰老岛’号前往马尼拉”。^⑥ 因此,撤军的关键是海军陆战队的撤退。

尽管日本并没有强制要求美国撤离其在华驻军,但采取了不断制造事端的方式,欲借此迫使美兵离华。在上海,日本人利用伪特别市政府的警察势力,寻衅滋事,企图挑起争端,并寻机独霸租界权力。据当时报载,自欧战发生后,“日方复支持伪警越界侵权。在沪西区域,公然设立伪警署,派伪警武装游行、侵占巡捕岗位。指挥暴徒,历次劫夺巡捕枪械,讵愈演愈烈”。^⑦ 1939 年 7 月,日本支持下的汪伪政府在沪西地区的极司菲尔路 76 号设立特工总部,制造恐怖,胁迫上海租界屈服乃是其重要目标。

1939 年 9 月 9 日,日本宪兵公然在极司菲尔路驱逐租界巡捕,伪警察紧随其后:“在人行道上设置沙袋防御工事并架起了机关枪,……打算用暴力手段夺取对沪西界外马路的控制权。”^⑧ 鉴于沪西地区的紧张局势,上海的外侨开始盛传美国将会调派海军陆战队第六团予以增援。^⑨ 但旋即被美国政府否认。^⑩ 租界的形势继续恶化,此后更是发生了直接针对美兵的挑衅行为。9 月 24 日,沪西地区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拘事件。“此事之发生始于兆丰附近之惠尔康咖啡店前。截至昨日深夜,犹未悉详情。惟知该美兵与人口角,咖啡馆所雇司阍乃鸣警笛,‘大道’警察的二十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31 – 1941, Vol. II, pp. 13 – 14.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31 – 1941, Vol. II, p. 16.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56), p. 558.

④ 《社评:英国撤退驻军》,《申报》,1940 年 8 月 11 日,第 4 版。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0.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0.

⑦ 《美国表示坚强政策,上海局势顿改观》,《申报》,1939 年 10 月 22 日,第 9 版。

⑧ 瞿丽珍:《1939 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关于界外沪西区的形势报告》,《档案与历史》1989 年第 2 期,第 21 页。

⑨ 「米の上海陸戦隊,権益確保に増強説」、「朝日新聞」、1939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

⑩ 《谈判情势无进展,日伪侵权益扩大》,《申报》,1939 年 9 月 14 日,第 9 版。

人闻声前往，继与美兵起挣扎。美兵孤不敌众，遂被押上卡车一辆，驶往极司菲尔路‘大道’警局。两小时后始得释出”。^① 事件发生后，上海美海军采取克制态度，下令禁止第四团官兵前往沪西地区，防止事态扩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1日，隶属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采购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在装卸军需品时遭日本宪兵殴打。^②

无独有偶，北平的美兵也遭遇日本在华军事当局的挑衅。1939年10月10日，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阿蒙尼亞，在运输美海军用品通过日军设置的障碍物时，与日军控制的护路伪警发生冲突。美兵枪击路警，致路警膝部受伤。^③ 11月21日，北平又发生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威廉·迈尔（William Mayer）的妻子遭受日军恐吓事件。“当她驾驶驻华使馆武官办公室的公车时，尽管上面挂有美国国旗和贴有中文‘美国大使馆’的字签，迈尔夫人的车子还是被一名开着公车且身着军服的日本兵迫停路边。该士兵打开迈尔夫人的车门，做出恐吓的手势，并且口喊‘八格’”。^④

除了在华美军直接卷入与日军在华当局的摩擦外，在华美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渐受威胁^⑤，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在华美军成为卷入中日战争的危险因素，美国通过减少驻军来降低战争风险^⑥，但是事实证明日本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这让受命护侨的在华美军深感无力，增加了其被陆续撤离的可能性。因此，进入1940年后，伴随英国在华驻军的撤离和在华美兵处境的继续恶化，美国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为撤军做准备。

二、1940年英国撤军与在华美军之窘境

1940年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正式加入德国法西斯一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并未在中国驻有军队，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交战国”在华对峙的局面。此时意大利的参战，则改变了这种态势，意大利与英法在华驻军有可能产生冲突。日本政府趁此机会，由外务省次官谷正之，再次向驻东京之各交战大使提出劝告：“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接壤地带，英法驻军与意国驻军之间会爆发何种事态是难以预测的。……在支那的各交战国之间或各交战国与我国之间存有诱发不测事端之虞。去年9月5日，我方曾就如何消除此种隐患唤起英法德三国的注意。此番意大利参战与德国参战相比，就客观情势而言，存有更加直接的危险。……对于那些容易引发不测事端发生的潜在危险，英、法、意应迅速采取最善措施以消除相关诱因。”^⑦ 其言外之意，实要求各交战国从速撤退在华军队。

为了应对此种被动局面，美国在平津和上海的防军司令积极斡旋，以达力避冲突并维持现状的目标。6月11日，天津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防军司令共同发布口头声明：“各国侨民可自由出入租界，但是意大利士兵进入英法租界时必须穿着便装，军车不许插国旗。同样，英法士兵进入意大利租界也要穿着便衣，不带徽章。但是，尽管有这些预警措施，万一法国与意大利侨民之间发生意

① 《伪警行动猖獗，美兵突遭拘禁》，《申报》，1939年9月26日，第9版。

②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41), p. 68.

③ 《平美兵伪警发生冲突》，《申报》，1939年10月13日，第3版。

④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 68.

⑤ 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1939年在华美侨生命和财产遭受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的案例共计106例。参见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p. 58—69。

⑥ 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第22—30页。

⑦ 「社説：英仏伊三国に勧告」、「讀賣新聞」、1940年6月12日、第3版。

外，双方应该友好地解决。”^①北平的各国使馆卫队也由美军司令特内奇(Turnage)牵头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议，防止交战国发生冲突。“第一，为了维持北平使馆区的现状，交战国各方应统一遵照由特内奇拟定的自由活动表。意大利和英法驻军自由活动的时间将会被分开进行。第二，在自由活动的当天夜里，交战国防军司令要派遣巡逻队。第三，英法两国的使馆卫队不能进入德意两国开办的娱乐场所。第四，自由活动当天需穿制服，如若不然，除非得到上级官长的命令。警告兵士们要维护和平，远离敌国使馆区和缓冲地带。第五，发生争端或事件要提交高级指挥官处理”。^②

在上海租界，同样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赫德(Frank P. Lockhart)牵头，先于5月7日召开上海租界各国驻防军司令会议，结果一致赞同决不因意大利参战而引发租界纠纷。^③6月12日，又正式签署协定，防止交战国军队冲突，“按照各防军司令成立之协议，意国防军不准进入法租界内，公共租界之英意防军除各在本防区内得自由行走外，不得入对方之防区。又英意防军除有公务者外，均不得入公共租界美军防区”。^④

尽管如此，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开始改变策略，直接单独向英国施压，以迫其撤军。之所以拿英国开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欧洲战局的演变给了日本可乘之机。1940年5月，德国开始攻击法国。法军节节败退，开战不到两个月即向德国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也正遭遇开战以来最大的灾难，四十万英法盟军被逼到敦刻尔克地区，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因此，在日本看来，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陷于同德意的苦战，无暇东顾。其次，1939年7月英日签订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让日本人尝到了甜头。“日本人至少在天津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之后，接着就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国家的驻军撤离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包括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内”。^⑤

1940年6月24日，日本正式向英国提出包括撤离在华英军在内的三项要求：第一，停止通过滇缅公路将战略物资运到中国。第二，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卡。第三，从上海撤出英国军队。^⑥日本还在毗邻英国九龙租界地的边界上集结了5000名日军威吓英国。面对日本的高压，英国选择对日让步。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英国驻美参赞巴特勒(Butler)认为，英国当前唯一能做到的是在欧洲抵挡轴心国的进攻，根本不可能顾及远东，美国应该负起对远东和太平洋的防务责任。^⑦

1940年8月9日，英国通过驻美大使洛西恩(lothian)正式通知美国，英国决定自上海、北平和天津撤军，同时声明保留1901年的条约权益。^⑧8月27日，平津和上海的英国军队全部撤离完毕。“英国陆军部决定撤退在华驻军后，首于本月十七日撤离华北平津东旭莱队士兵一百六十名，乘‘德生’轮来沪。在沪之英防军东旭莱队西福资高地队第一中队一千五百名，亦先后于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由沪撤退。其之余之英军七十名，及华北防军最后一批二十名，均定于今日午后四时前撤离上海”。^⑨美国则表示在华驻军暂不撤离。^⑩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348.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353.

③ 《紧张局势消失，两租界已复常态》，《申报》，1940年6月14日，第9版。

④ 《紧张局势消失，两租界已复常态》，《申报》，1940年6月14日，第9版。

⑤ 阿德诺·汤因比编，许步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3·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74页。

⑥ 关培凤：《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p. 360, 365.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16.

⑨ 《英军今日撤退完竣，英舰护送南下》，《申报》，1940年8月27日，第7版。

⑩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25.

实际上,英国的“一走了之”,不仅让美国此前希望的“远东美英一致”^①原则失效,而且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野心,美国在华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美国《华盛顿日报》即称,英军撤离中国,虽然已将“该国军事上之弱点增加力量不少”,但此举“实直接坠入日人之计策中,而使美国处于困难之形势之内也”。^②

首先是上海。除了英军之撤离,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也让在华美兵之处境变得艰难。日本认为,伴随汪伪新政权的建立,他们更有充足的理由敦促交战国驻军撤离:“‘支那’问题正逐渐迈出崭新的步伐,此时要避免使‘支那’陷入任何形式的混乱。三国政府恐怕要体谅我国的用意,对于那些容易引发不测事端发生的潜在危险,应迅速采取最善措施以消除相关诱因,我国期待三国为此做出努力。”^③1940 年 6 月 6 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即从南京向陆军次官东条英机发电:“意大利参战的同时,应通过外交部门劝告相关国家撤走军队。”^④15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傅筱庵经汪伪政府的同意正式发表关于欧战立场的声明,要求“欧洲交战国之驻沪防军必须完全撤离上海”。^⑤清除外国在华驻军成为汪伪和日本在华当局的共同目标。

1940 年 7 月 7 日,上海租界发生美兵拘捕日本宪兵事件。16 名日本宪兵乔装后持械擅自进入美军防区,被美兵以维护治安为名逮捕。据日本当局发言人称:“当天下午四点半,美方将扣押的 16 名宪兵全部释放。事件本该就此解决,但是我方对被释放的宪兵进行调查后发现,美方对他们施加了种种暴行和侮辱。”^⑥侮辱形式包括:枪托殴击、吐口水、让日本宪兵跪在射击场忍受实弹威胁等。^⑦此事影响甚大,在沪日侨遂以此为借口,要求日军当局解除驻沪美兵之武装。^⑧针对上海发生的美日纠纷,美国国务卿赫尔于 9 日发表谈话,言“此次纷争希望由现地之当事者圆满解决”。^⑨同日,日本驻美大使堀内也向记者团表示,同意国务卿的意见,希望能于现地迅速地解决此次纷争。^⑩拘捕日兵案解决后不久,1940 年 9 月 28 日,上海又发生美国水兵被殴事件。一名穿制服的美国水兵在公共租界被日本宪兵逮捕,遭虐待后被讯问有关美国舰船的移动情况。^⑪

北平方面,12 月 30 日也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4 人同遭日本宪兵拘禁殴打的严重事件。“北平某酒肆中日人与美水兵发生冲突,缘使服日人一名取出手枪,对一美水兵与之寻衅,该日人之武装旋为美水兵所解除。未几,日方宪兵将酒肆包围,并将所有美水兵拘押。美水兵司令唐纳志上校闻之迭向日方交涉,请予释放,但迟十七小时后美兵始释出。……闻美兵四人在被拘留时曾遭殴打,并有美兵二人被迫勒署认过书。”^⑫

1941 年 1 月 2 日和 4 日,美国《时代》杂志分别以《日人伤害美国水兵遭控告,北平美兵司令

^① “美英远东一致”为美国远东政治关系顾问项白克对英国驻美大使所言,参见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361。

^② 《驻平英军昨撤退,传将偕津英军往香港》,《申报》,1940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

^③ 「社説:英仏伊三國に勸告」、「讀賣新聞」,1940 年 6 月 12 日、第 3 版。

^④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129000、陸軍省大日記・伊太利参戦と同時に外交機関を通じて関係國に対して軍隊の撤去を勧告する件(1940 年 6 月 6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撤退欧洲交战国驻沪防军》(1939 年 6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敌伪档案,转引自谢月恒《傅筱庵时期伪上海特别市政府(1938.10~1940.10)》,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7 年,第 46 页。

^⑥ 「不法上海米駐屯軍,我憲兵を抑留暴行,我方より嚴重抗議」、「朝日新聞」,1940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⑦ 「不法上海米駐屯軍,我憲兵を抑留暴行,我方より嚴重抗議」、「朝日新聞」,1940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⑧ 《日侨三千人集会为美大肆非难,宪兵被扣事件益增纠纷》,《申报》,1940 年 7 月 19 日,第 8 版。

^⑨ 「米兵の暴行事件,ハル長官局地解決希望」、「朝日新聞」,1940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

^⑩ 「ハル長官談」、「朝日新聞」,1940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

^⑪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 70.

^⑫ 《平日人与美兵发生冲突》,《申报》,1940 年 1 月 5 日,第 10 版。

要求道歉》和《北平日人寻衅美国水兵》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①而日本方面,并不认同美方的说法:“我方为防止事态扩大化,遂做妥当处理,于 31 日下午 5 时左右将其释放。美方不但不理会我方好意,反而歪曲事实向我方提出抗议,我方断然拒绝接受其抗议并指出他们的不是,日美两国当局之间为此进行了三昼夜的谈判,但谈判最终破裂。”^②1 月 27 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Joseph C. Grew) 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如果在北平的日本军事当局的态度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态度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政府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努力来解决此事。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承认进一步的讨论已无必要,此案徒为日本当局侵犯在华美国权益众多未解案例又增新例而已。”经过此事件后,北平美兵的自由许可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俱乐部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内,“且所有士兵必须两人以上一起出入和登记,禁止夜不归宿”。^③

由此可见,1939 年日本在华军事当局还只是利用伪警制造事端,到 1940 年日本宪兵则亲自上阵,直接殴辱美兵,而且数量也不断增加。虽然其间亦发生过美兵拘留日兵事件,但毕竟为数不多,更多情况是日本在华军事当局主动挑衅美兵。因此,到 1941 年初,美国将要撤离华北美兵的谣言已经甚嚣尘上,东京的《朝日新闻》甚至给出了首批撤军的数量和目的地:“首批撤退之驻军,自天津者三十名,自北平者二十七名。已于昨日搭火车开往秦皇岛,俾在该处搭美轮往上海及马尼刺。”^④尽管此后不久赫尔出面否认,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撤军做准备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是在 1940 年 10 月启动大规模的撤侨行动,撤侨先于撤军。^⑤其次,将美国亚洲舰队官兵的家属——两千多名妇女和儿童撤回美国。^⑥最后,减少驻军中的专职士兵数量,如无线电通讯员、炊事员、面包师等。^⑦先期工作的完成预示着最终撤军的即将到来。进入 1941 年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大范围集中讨论影响在华驻军撤退的因素与时机。

三、1941 年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撤军的主张

1941 年 8 月 13 日,上海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司令霍华德(Samuel L. Howard)致信亚洲舰队司令哈特(Thomas C. Hart),建议撤离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霍华德认为,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在上海和华北维持美国海军陆战队日益艰难。霍华德的撤军建议得到了美国长江巡逻队司令格拉斯福德(William A. Glassford)和上海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的同意。罗赫德也认为,由于远东形势的发展,在华美军已经无法维持:“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功能正在蜕变为警察部队,这就增加了引发严重事变的可能性。”^⑧罗赫德所谓严重事变是指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实际上,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一批人担心在华驻军可能让美国卷入同日本的战争。^⑨ 1937

① Japanese Injury to U. S. Marines Charged, Peiping Commander to Demand an Apology, *New York Times*, 2 Jan 1941: 6; Japanese in Peiping Accuse U. S. Marine, *New York Times*, 4 Jan 1941: 2.

② 「米水兵暴行,米側不當抗議」、「朝日新聞」,1941 年 1 月 4 日,第 2 版。

③ Chester M., Jr. Bigg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894–1942*, p. 199.

④ 《华北美驻军不拟撤退》,《申报》,1941 年 2 月 19 日,第 6 版。

⑤ 关于美国此次撤侨行动可参见陈志刚《1940—1941 年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24—137 页。

⑥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 S. Navy in China*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p. 273.

⑦ Chester M., Jr. Bigg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894–1942*, p. 197.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55.

⑨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35, China, Vol. III, p. 701.

年 8 月 7 日和 13 日,美国专门召开两次内阁会议讨论在华驻军的撤驻问题。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 (Harold L. Ickes) 就认为,“美国军队没有权利留驻中国就像日本没有权利在旧金山驻军一样”,美国在华驻军“只不过是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已”。^① 在此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政府撤走了在天津驻扎 25 年之久的第十五步兵团。显然,在美日关系急剧紧张的 1941 年,由于上海的局势不断恶化,日本在华当局通过各种方式蚕食上海租界,这就增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同日军正面冲突、点燃美日战争导火索的可能。

对此,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Clarence E. Gauss) 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高斯从护侨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美军不能撤退:“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派往中国的初衷是为了护侨。在过去的几年中,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保护美侨安全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应该撤离中国,直到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到不可避免的破裂的程度。”^② 虽然直到此时,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仍有一千多名不愿撤离的侨民。^③ 显然高斯觉得不到万不得已的境地,驻军不能舍侨民而去。

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的亚当斯 (Walter Alexander Adams) 也反对此时撤军。亚当斯认为:“直到美日关系不可避免地破裂之前,不能从沦陷区撤兵。美国在华驻军可以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他们对于撤侨潜在的帮助证明,美国政府可以冒险保持当前的驻军直到最后的可行时刻。”^④ 因此,在亚当斯看来,万全之策是先做好计划,利用驻军为沦陷区的美侨撤退提供便利,此后再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撤离美国海军陆战队,同时撤离“吕宋”号、“关岛”号、“瓦胡”号和“棉兰老岛”号四艘炮舰。^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9 月 8 日,美国情报部门首脑 (Chief of the Special Division) 也建议美国应该撤军。^⑥ 15 日,国务卿赫尔同意先将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官兵,从 857 名减少到 800 名,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官兵,从 260 名减少到 200 名。^⑦ 10 月 3 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 (Harold Raynsford Stark) 致电赫尔,转达哈特关于撤军的报告,斯塔克认为这封电报“很有价值”。^⑧ 在哈特给斯塔克的电报中,他全面分析了在华美军撤退与否的弊利。简言之:不撤,一旦美日开战,这些驻军将会被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加以控制或消灭;撤,将会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反授人以柄。

哈特认为影响撤军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分别是:“A. 美侨生命财产的保护问题。B. 国家威信的丧失问题。C. 放弃美国在华企业的问题。D. 对重庆政府的斗志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⑨ 关于第一点,哈特认为,如果美国同日本发生战争,美国的炮舰和海军陆战队,不仅无法为美侨提供保护,反而将陷于危险境地。^⑩ 因此,总体要撤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国家威信丧失的问题,哈特认为唯一的不利是撤军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示弱,但他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撤军也可被看作是美国为应付美日冲突而主动摆脱不利境地的先期准备。^⑪ 关于

① Kenneth G. McCarty,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Far East, 1931–1941* (Duke University, 1970), p. 97.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p. 555–556.

③ 陈志刚:《1940—1941 年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36 页。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1.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2.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2.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3.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3.

⑨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3.

⑩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5.

⑪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6.

放弃美国在华企业的问题,哈特认为,中日战争爆发4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仅靠美国在华驻军,很难拯救在华美国企业。“当前驻军能为他们做的很少,如果还能做什么的话,就是保证他们还能活着。”^①

关于第四点,哈特认为最该考虑。因为“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中,中国持续抵抗日本侵略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撤走沦陷区特别是上海的美国驻军,至少暂时将会对那些仍在上海而且仍然忠于重庆政府的人们的斗志产生不利影响,而这些人的财政和工业活动可能对加强自由中国的经济有实质性的贡献。”^②即便如此,鉴于美国终究要撤军的事实,哈特认为也可以通过美国尽力援助重庆国民政府而消解之。总之除了第四点,哈特认为其他的均无大碍。

10月15日,亚当斯也详细分析了美国在华驻军的六大功能:阻止无序的发生;保证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美国侨民合法活动的进行;防止外国军事和政治机构的非法活动;保持美国政府同他所任命的代表与机构之间的通讯;帮助美侨紧急时刻撤离等。有鉴于此,亚当斯认为,即便是驻军的实际用处不大,但他们所提供的心理效应不能忽视。^③亚当斯还进一步补充了哈特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过早地撤军,日军就会迅速占据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如此一来,日军就能获取新的财政渠道来推进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能够阻止日军的这种企图。“美国海军陆战队连同美国国旗和美军制服是美国武装力量的象征,也是支持美国护侨政策潜在能力的象征。”^④因此,亚当斯的结论还是暂不撤军。

尽管如此,亚当斯对于撤军计划也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先同英国商议并告知其撤军缘由。第二,在撤军行动展开之前给出对于这一意图合理性的知照——最多五六周的间隔(为了我们侨民和其他官方机构的利益)。第三,应该同日本当局商讨(其他国家的代表可能也要参加)和平接收原来由美国执行保护任务的租界防区,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处理平津问题。第四,应该保留部分海军陆战队,以维持这些地方的无线电通讯。第五,美国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应该也将北平使馆区的外交机构纳入考虑范围。第六,关于撤离海军舰船的问题,应该详细地考虑它们当前的位置,以及每个炮舰与它们最接近的外交或领事机构的功能关系。第七,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细节问题。”^⑤从后来的撤军行动看,亚当斯的建议完全得到了采纳。

10月25日,赫尔致电海军部长诺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支持当前暂不撤军的主张。在赫尔看来,上海驻军不仅具有稳定形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此时撤军会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形势平衡的不必要因素。^⑥尽管如此,进入11月份以后,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撤军。

四、1941年美国的撤军决策与行动

1941年1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突然对报界宣布,“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平津和上海的岸上海军陆战队(ashore in China)撤回”。^⑦在给英国驻美大使的电报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p. 567–568.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68.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4.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4.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4.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p. 569–570.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8.

中,美国此时决定撤军的理由是:整合美国的国防资源。^①这个理由显然有点太过官方。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破译日军将要攻击美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尤其是珍珠港,但是,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说,美国政府内部虽然对何时撤军有所争论,但总体上“要撤”是没有疑义的。

美国政府选择此时撤军,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美日关系的继续恶化。进入 1941 年后,美日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7月 23 日,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南部,这一新的军事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使罗斯福和赫尔寄希望于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的想法完全破产。”^②日本这种不惜与美英一战的武力南进政策立即遭到了来自美国的强硬反应。罗斯福于 7 月 24 日警告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说:“如果日本继续向荷属东印度群岛推进,那就是远东的全面战争。”^③7 月 26 日,罗斯福发布命令,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一切资产,对日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8 月 1 日,石油禁运生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此分析:“现在进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除非世界上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出现,不然很难看到恶化的势头被遏止或将要持续多久,显而易见最终的结论是战争。”^④美日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

其次,大部分在华美侨的成功撤离。1940 年和 1941 年,美国先后在华实施两次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到 1941 年 11 月 27 日,上海最后一批美侨跟随海军陆战队乘坐“麦迪逊总统”号离开中国,在华美侨剩余不到两千人,撤侨行动告一段落。^⑤撤侨任务的基本完成,使得撤回以护侨为己任的陆战队成为可能。

最后,美国在华驻军已经越来越成为使得美国卷入中日战争的危险因素。1941 年 6 月 15 日,日军轰炸重庆,制造了“图图伊拉”号事件。“大约 5 颗炸弹落在距离大使馆和美舰“图图伊拉”号附近 100—300 码范围内。……‘图图伊拉’号炮舰船尾被炸成向内凹入,同时,爆炸引起的大浪击打船面,摧毁了甲板上之蓬帐,也把甲板之上机器和贮油箱冲走了。”^⑥同四年前的“帕奈”号事件一样,日军在天气条件良好的条件下直接向美舰抛弹。所不同者,“帕奈”号直接被炸沉,而“图图伊拉”号只是被炸伤。1941 年 7 月 30 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Humner Wells)曾诘问日本大使:“日本政府在‘帕奈’号被击沉时,曾经庄严地保证过此类事情不会再发生。”^⑦显然,日本并没有从“帕奈”号事件中汲取教训,而是继续向在华美军挑衅。日本在表达了歉意和声称非故意为之后,最终以赔偿 27045.78 美元的方式解决此事。^⑧

北平方面,日本在华军事当局为了报复美英等国冻结日本资产,8 月份宣布禁止英美侨民在华北旅行,同时限制外侨的出行并加强对其行李与邮件的审查。为此,北平美国领事馆进行了强烈抗议。^⑨10 月 28 日,北平发生针对美国使馆卫队的袭击伤害事件。美国使馆卫队士兵邦恩(Bunn)在李尼微支路(Linevitch)执行放哨任务时,遭身份不明的袭击者近距离射击,因右脚被击中而倒地。邦恩倒地后朝袭击者所在方向开了 5 枪。开火之后,袭击者逃离李尼微支路。虽然邦恩随同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9.

② 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 页。

③ 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④ 麻田贞雄著,朱任东译:《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新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3 页。

⑤ 陈志刚:《1940—1941 年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36 页。

⑥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 1931—1941 年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4、328 页。

⑦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72—73.

⑧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 1931—1941 年选译》,第 334 页。

⑨ Chester M., Jr. Bigg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894—1942*, p. 203.

当天值班卫队对事发地附近区域进行了搜捕,最终却一无所获。对于此一事件,北平的使馆卫队认定乃日本人导演。^①

在罗斯福总统发布撤军消息的第二天,1941年11月7日,赫尔即训令高斯,要求北平和上海的使馆人员会同当地的美国海军人员负责撤军事宜:“第一,考虑具体的撤军日期。第二,当前由海军陆战队执行的防御计划,在海军陆战队撤走之后应该如何安排。第三,考虑每个炮舰与其最近的外交和领事办公室之间的功能联系及炮舰的撤离问题。第四,为了便于通讯和看守美国在上海、天津、北平的使馆建筑及财产,确定能为美国政府提供通讯的炮舰的位置和需要留下的人员数量(这些人员应该隶属于大使馆或者与领事馆有联系)。第五,派船去上海和秦皇岛以利撤退,这也是为了撤离那些想要离开的美国侨民。”^②

11月13日,格拉斯福德和上海总领事斯坦顿(Edwin F. Stanton)制定了具体的撤军计划:

第一,海军陆战队及其设备在运输工具到达之后可在五天之内可以完成撤离,而且形势也已经到了万不能再拖延的时候。

第二,美国防区的问题由斯坦顿和格拉斯福德以及义勇队司令霍华德与上海租界当局商议后,制定撤军方案。具体为:“在第四海军陆战队撤离日期确定之后,建议由霍华德简单告知日军长官撤离日期。希望日本当局不要去接收美国的防区,或者重新分配剩下的防军(由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构成)。但是,允许由得到租界义勇队支持的租界警察来承担维持租界法律与秩序的责任。”^③

第三,在上海的长江舰队旗舰和其他在长江里的炮舰做不定期的巡航,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保持通讯并给美国在华机构和个人运输必需品。格拉斯福德决定,除了暂时留在上海以保持联络的“威克”号外,撤走整支长江巡逻队。“尽管如此,我认为出于此种目的让‘威克’号留在上海是不必要的。到目前为止,鉴于形势的发展,我们计划通过使用海军的设备在总领事馆建立一个无线电站。”^④

第四,建议上海暂时留驻一名军需官、一名无线电兵和一名供给人员,以保持汉口、南京和上海的通讯。格拉斯福德还建议在汉口和南京各安排一名通信兵,并在上海保留四名通信兵。“我建议,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些通信兵可以被授权使用代码来协助我们的工作。”^⑤

第五,关于撤侨的问题。“大约70名美侨预定了‘总统班轮’的船票以撤离上海,‘总统班轮’暂时计划维持航运到本月末,但是具体日程安排和舱位情况都不怎么确定。很难估算想要撤离上海领事馆区的美侨数目,但是不会超过300人,如果政府仍然紧急敦促所有的美侨撤离,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美侨撤离。商业船只或者其他运输工具,还需要撤离57名军官和744名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士兵。当撤离船只被派发之后,应该尽早提前通知并安排美侨撤离。”^⑥

到11月15日,整个撤军行动已基本准备就绪:“本埠美海军当局,奉到美海军当局准备撤退命令后,第四联队即从事准备工作。将一切文件宗卷军械行装准备就绪,所有士兵长官银行存款亦由美海军当局通令提取竣事。即与往来行号之少数账款,亦已大部结算清楚。昨日上午,驻沪美海军当局乃正式宣布撤退离沪之各项必要准备,故现已完全入于整装待发之阶段,专候美海军当局派轮

① Chester M., Jr. Bigg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894-1942*, p. 205.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79.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1.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1.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1.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1.

来沪，随时可以登轮驶离上海。”^①与此同时，对于撤军可能引起条约权益动摇的问题，赫尔专门致电高斯，让他通知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美国政府在此仍将保留我们在 1901 年 7 月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赋予的各项权利”。^②

11 月 17 日，卡德维尔(John K. Caldwell)总领事向除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苏联之外的辛丑条约国发布了外交照会。美国国务院同时指出，“在华北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也应该采取措施，通知其在北平使馆区以及天津和秦皇岛的军事伙伴，关于撤离上述地区美国驻军的问题。”^③14 日，罗斯福总统向报界正式发布撤军决定，声称预计在 25 号开始撤军，并且很快就会完成整个撤军任务。^④15 日，北平美大使馆参赞布特里克(Butrick)制定了北平、天津美海军陆战队撤离计划：“第一，在接到官方的撤离通知后，如果没有遇到可预见的复杂情况且可获得铁路运输工具的话，撤离将在 30 天内完成。第二，安排留下的哨兵为：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在天津，三名无线电操作员在北平，再留下六人看护设备。第三，一艘船大约可携带 200 名海军陆战队员、50 名美侨和 2500 立方的海军陆战队装备。如果允许的话，还可以携带 50 吨的包裹以及大约 2500 吨的日常家具。侨民和陆战队撤离的数量将取决于交通运输的费用，因此布特里克建议尽量降低运费——以海军舰艇的成本费或者以商业船只运输费用的一半价格收取费用。这可以由海事委员会通过调整差价来实现。”^⑤

对于上海美军撤退之后，日军很有可能趁机进入租界的问题。高斯希望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不让日军进入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因为他们的出现将会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危及所有的外侨及中国人的利益。”^⑥18 日，美国政府决定：“第一，撤走‘吕宋’号和‘瓦胡’号，同时撤走长江巡逻队的指挥官。第二，关闭美国海军在上海的采办处。第三，撤军船只‘麦迪逊’号计划在 26 号从上海起航，‘哈里逊’号计划在 28 日起航。这些船只的舱位价格还是照以前一样卖出。”^⑦撤军与撤侨同时进行。

同日，上海工部局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撤离之后，由工部局负责维持公共租界 C 区的法律和秩序，同时建议“由市政警察对维持 C 区和 B 区的法律与秩序负主要责任，这些租界里的市政警察有时可能需要上海义勇队的支援。一旦有重大的紧急状况，工部局希望可以依靠租界里其他国家的军队。C 防区由上海市政警察和上海义勇队暂时负责”。^⑧然而 12 月 8 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日军就占领了整个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安排失去了意义。

11 月 27 日，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第一分遣队乘坐“麦迪逊总统”号离开。^⑨租界内的市政警察开始承担责任。^⑩长江巡逻队指挥官格拉斯福德和他的手下也乘坐“吕宋”号撤往马尼拉。“瓦胡”号紧随其后。“威克”号于 28 日下午从汉口抵达上海，决定暂时留在上海以保持无线电通讯。^⑪对于在汉口的“图图伊拉”号，因为它暴露于日军炮火之下，所以决定一旦美日开战就停

① 《赫德大将命令到沪，美驻军撤退在即》，《申报》，1941 年 11 月 16 日，第 6 版。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2.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2.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3.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4.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5.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6.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6.

⑨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7.

⑩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7.

⑪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8.

止工作并撤出汉口。^① 12月2日,华北的海军陆战队乘坐“麦迪逊总统”号撤出,大约在10日抵达秦皇岛,3天后从秦皇岛起航离开中国。^② 在撤离的外交照会中美国使用了“暂时”一词,因为按照美国的思维,只要《辛丑条约》继续有效,美军就可以随时重返华北。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日本向美国开战。8日,留在上海的“威克”号被日军控制。^③

余 论

对于此次美国撤军的各方反应,东京《读卖新闻》认为,虽然美国避谈此次撤军的时机,“但撤军电文发表于来栖大使乘机赴华盛顿之时,美方此时在远东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海军陆战队被日军歼灭,遂将陆战队撤至安全区域,所以美总统撤退海军陆战队暗示美日关系已经在极其危险之状态”。^④ 上海的日文报纸《大陆新报》发表社评:“责罗总统于美日力图保持太平洋和平之际,‘贸然’宣布拟撤回美军,为伤害日人情感而促使美日更接近武装冲突之举。”^⑤ 这与英国撤军后日本军界的一致认可构成强烈反差,“英军之撤退,日本军界均认为系英国之友谊行动。此不特于中日有利,于英国亦为有益”。^⑥ 日本官方对美国撤军则不愿多谈,认为对陆战队之行动“为美国政府自身之事”。^⑦ 就连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晋见罗斯福时,对撤军一事也一字不提。究其原因,乃是日本对美国此举所含对日强硬政策的体认,“撤退陆战队为予日本以最后警告,使日本知我已有决心”。^⑧ 对此,罗斯福相信“彼等自能了解”。^⑨

中国方面。重庆《中央日报》以“太平洋早不太平”为题发表社论,以此断言美日战争不但势难避免,且将迅速爆发:“美国何以不先不后必于此刻撤退驻华陆战队? 美国官方并未说明。……我们认为美国此举不只是预防暴日军队之挑衅,因而釜底抽薪,全部撤退,而的确是积极地准备应战。”^⑩ 国民党的军方报刊《扫荡报》则认为“撤退陆战队一举,实已说明美国不仅不对日避战,且在积极对日备战中”。^⑪ 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美国政府命令撤退在华海军陆战队一举,为对日加紧实施神经战之最后一着。命令之散布时间上适在日本专使来栖抵达华府之前夕,可见美英两国正准备扩大太平洋上应付最恶劣之场合。”^⑫ 而当时作为重庆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11月15日也在其日记中表达了他对美国撤军的判断:“美总统罗斯福正式声明撤退其驻平津沪海军陆战队,又美政府严令其在沪侨民作最后一次之撤退,此皆为美对倭示威之积极行动也。”^⑬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官方不愿多谈,但各方判断基本一致:美国撤军乃对日强硬之表示。因此,如果说抗战初期美国的撤军计划是“绥靖主义”,立足于“不战”,那么此次撤军则为积极应对日本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8.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9.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90.

④ 「魂胆ある米大統領の声明、陸戦隊支那引き揚げ」、『讀賣新聞』、1941年11月9日、第6版。

⑤ 《赫德大将命令到沪,美驻军撤退在即》,《申报》,1941年11月16日,第4版。

⑥ 《驻平英军昨撤退》,《申报》,1941年8月14日,第4版。

⑦ 《敌拒抨美撤军,石井认为有利中国》,《大公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

⑧ 周建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7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414页。

⑨ 周建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7册,第446。

⑩ 《太平洋早不太平》,《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2版。

⑪ 《赫德大将命令到沪,美驻军撤退在即》,《申报》,1941年11月16日,第6版。

⑫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1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63页。

⑬ 周建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7册,第460—461页。

的“清除甲板”^①行动,立足于“战”。所以《申报》当时就曾以《别矣! 美海军陆战队》为题欢送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离沪:“再会吧! 上海。将来美军重来新中国的时候,一定是被邀为佳宾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今日惜别,我们欢送,欢送第四联队上征途。太平洋的风云越是紧张,波涛越是险恶,征途的责任当然亦是越加重大。别矣! 美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今日欢送离沪,愿他日热烈欢迎,正是被邀来华观光新中国之时!”^②这样的报道连续几天都有,感情之浓烈,无异于壮士出征。^③

虽然美国撤军时声称保留《辛丑条约》的驻兵权,但是随着此后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和战时中美反法西斯同盟关系的发展,1943年1月11日中美订立《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废除了《辛丑条约》所赋予的包括驻兵权在内的各项特权。中国在解除了近代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同时,也使得列强以驻兵权为基础的武力护侨政策走到了尽头。美英日等列强凭借合作镇压义和团运动而获得的武力护侨的条约权益,却因日本的持续侵华和列强间的分裂而被逐步削弱,最终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中消散殆尽。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言,“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战争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多半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或许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④

抗战意义之伟大,于焉亦可见。

[作者陈志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张秀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郭阳)

① 《美国已有充分准备应付远东任何事变》,《申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

② 《别矣! 美海军陆战队》,《申报》,1941年11月22日,第13版。

③ 类似的还有:《美军第二大队今晨登轮撤退,临别游行市民欢送》,《申报》,1941年11月27日,第6版;《美军麦令斯风雨声中别上海》,《申报》,1941年11月28日,第6版;《美军昨晨全部撤竣,欢送情况极热烈》,《申报》,1941年11月29日,第6版。

④ 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5页。